

河东记忆

王维：历尽千帆，归于平淡

孟京

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卫沙坡头风景区，有一处王维观景台。登上观景台，你可以看到黄河、沙漠、高山、绿洲，天工巧陈，汇聚一处。这番景色或许就是几千年前唐朝诗人王维写下《使至塞上》时看到的场景吧。

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”这是王维在黄河边看到的边疆沙漠的一个剪影：大漠宽广无垠，九曲回肠的黄河河道悠长婉转，天的尽头，一则落日闪耀着余晖。大漠漫漫，长河迢迢，却只有直上的烽烟与西坠的落日伴着孤单的诗人。因为一首《使至塞上》，也让众多读者爱上了黄河的落日。

其实在王维早期的创作中，就有了对黄河的描写，也通过黄河表露着心境，让我们以《渡河到清河作》来说。

这是王维住在济州（今山东济宁）时，一次从黄河泛舟到清河县途中所作。这首诗描写的是当时黄河下游的景象。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，长期以来都是经济社会高度发达的地区。

诗的开头两句“泛舟大河里，积水穷天涯”，是指王维扬帆行舟在黄河上，看到黄河积水浩渺的壮观画面。“天波忽开拆，郡邑千万家。行复见城市，宛然有桑麻。”这四句描写渡船渐渐接近对岸，王维看见岸上的城邦、村舍，看到在肥沃坦荡的黄河下游平原上，人们生



王维观景台（资料图）
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沙坡头风景区

产劳作，一片生机和繁荣。

“回瞻旧乡国，森漫连云霞。”眼前繁荣的景象让漂泊在外的王维想起了故乡，想起了长安、洛阳，而黄河与运河就像“动脉”把这些对他意义非凡的地方连接起来。

王维的诗中还有不少通过黄河表达思乡之情的内容，他在《杂诗三首》中的第一首中写道：

家住孟津河，门对孟津口。
常有江南船，寄书家中否。
君自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。
来日绮窗前，寒梅著花未。
已见寒梅发，复闻啼鸟声。
心视春草绿，畏向阶前生。

这首诗是描写一位留守家中的少妇表达对漂泊在外的夫君思念之情。他们家住在黄河南岸的孟津河边，渡口边上每日船来船往，妻子每日都在窗前盼望着夫君归

来。尽管诗句的抒情主体不是王维本人，但也可以感受到漂泊在外历经沧桑的他对于家乡的思念。

如今我们再读王维的诗，之所以感受到他的淡泊名利也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。王维才能出众，23岁就取得了科举考试第一名。他本该一帆风顺的人生却出现了意外，先后经历了被贬，发配边疆，失去挚爱、挚友，最终选择了远离官场。

王维这一生拥有过鲜衣怒马的辉煌，也有被贬边塞的低谷；看过大唐盛世的繁华，也经历过国破家亡的安史之乱。年少的时候，他有如同奔腾黄河水一般的万丈豪情，希望能够大展宏图；可到了晚年，他才明白，所有的功名利禄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，最终收获了内心的平静。（《中国水利报》）

生活史

“龙门阵”是个什么阵？

张天野

人们时常把聊天、说闲话很形象地说成是“摆龙门阵”。大概有朋友跟笔者一样奇怪了，这个“龙门阵”究竟是个什么阵呢？

要研究这个问题，我们得先搞清楚什么是“阵”。阵字从车，意思是土山前摆满了战车。这个字本作“陈”，阵为后起字，其本义是两军交战时队伍的战斗队形。《左传》中记载郑庄公率郑军在繻葛之战中对抗周桓王率领的联军，摆出鱼丽阵，收到了奇效。《孙膑兵法》里列出了十种阵法，分别是方阵、圆阵、疏阵、数阵等。更著名的是，明朝戚继光抗倭，发明了鸳鸯阵，将大军拆分成十二人小队分工协作，大胜倭寇。

在古典小说里，阵法更是披上了神奇的外衣。举凡演义或武侠小说，如没有几个阵法出来亮相，似乎就很对不起读者。像《三国演义》里的八阵图困住了东吴陆逊，诸葛亮、姜维这对师徒也曾凭八卦阵击败曹魏的司马懿和邓艾。《水浒传》中阵法颇多，最精彩的有梁山和辽国兀颜光斗阵。梁山摆出九宫八卦阵，辽国摆出太乙混天象阵，梁山不能破阵，最后还是九天玄女梦授宋江破阵之法。《说岳》里岳家军大破金军的金龙绞尾阵，令岳飞的威望达到了顶峰。最著名的，当属《杨家将》里的穆桂英大破天门阵。以杨家将为首的宋军，在穆桂英率领下，打破了母阵套子阵、子阵套母阵、奥妙无穷的天门阵。

至于我们现在说的龙门阵，来自古典小说《薛仁贵征辽事略》和《说唐后传》。小说里写，唐太宗出征高句丽途中，军中火头军薛仁贵，临危布局，巧摆龙门阵。这个龙门阵看来很高级，跟八卦阵、天门阵大概有一拼。这段故事在民间知名度很高，尤其在巴蜀地区更是脍炙人口。薛仁贵摆龙门阵，那摆字的意思是安放排列。巴蜀方言之“摆”字，有说谈、表述之意。巴蜀人就借用了“摆龙门阵”，来形容畅快的聊天。后来，摆龙门阵更是成了国人聊天的代名词。（《邵阳日报》）

文史拾零

“布衣”源于大山里的葛麻

彭薇

你是否注意到，如今的街头巷尾，穿汉服的人越来越多了。服饰之美，不仅满足生活的需要，带来视觉的享受，其发展还呈现了一段时期民俗和文化的特点。

服饰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，在历代诗词歌赋中都有表现。在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，更见端倪。据统计，《诗经》300多篇中，有60余篇涉及服饰描写，从中也可窥探先秦时期汉服的材质、色彩和意韵等。

汉服爱好者之间互称“同袍”，这一称呼也与《诗经》相关。《秦风·无衣》一篇有云：“岂曰无衣？与子同袍。”这里所说的“袍”透露了当时汉服的材质，也就是填充了麻絮的长衣。麻布衣是当时汉服的主流。

《诗经》中的《周南·葛覃》篇就生动记载了当时制衣的过程。在当时，漫山遍野的葛麻是人们制衣取之不尽的源泉。葛是一种草本植物，茎可用来做绳，纤维可用来织葛布。从诗歌中可以看出，当时的制作工艺比较简单，人们采集山上的葛草、藤枝等，浸泡在流动的河水中，材质不会发臭，再用蒸煮捶打揉搓等方法抽出里面的纤维，细纤维可织成细布，做贴身穿的衣服；粗纤维可纺织成粗布做外套，厚实而耐磨。

据记载，在先秦时期，葛、皮毛、蚕丝等都是主要的服装材料。葛多为平民百姓制衣所用，以麻布为主要衣着材料的庶民，被称为“布衣”。而皮毛、蚕丝等多为王公贵族所用。动物毛皮，是人类最早采用的服装材料之一，《诗经·秦风·终南》就有记载：“君子至止，锦衣狐裘。”其他先秦文献里也有羊、狐、虎、狼、黑貂等毛皮做裘服或衣饰的记载。

《诗经》中，与蚕作、桑、丝等相关的内容多达四五十篇，可见养蚕在当时的地位。据传说，养蚕技术是黄帝的妃子嫫祖发明的，考古学家的发现也佐证了这一说法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考古学家在浙江钱山漾遗址中发现了距今数千年的绢片；在河南南阳的青山遗址中，发现了留有丝绸残痕的瓮棺。这些发现都说明，中国先民很早就利用蚕丝编绳、织布等。（《解放日报》）

古代中国的“春运”

秧视新

春运，是一种发生在春节前后的特殊运输季，背后则是庞大的人口短期集中性流动。从春节出现那时起，春运现象在古代就存在了，古代过节也有“回家难”。

秦代的“高速公路”和“高铁”

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，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全国性公路网，这给“春运”提供了便捷。

据《汉书·贾山传》记载，“秦为驰道于天下……道广五十步，三丈而树，厚筑其外，隐以金椎，树以青松。”驰道是秦国的国道。折算一下，此驰道宽达69米。不只路宽，路旁边还栽植松树，注意绿化降噪，这在当时算是世界第一。

一般人认为驰道为皇帝专用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，驰道是“天子道”不错，但“道若今之中道”，也就是说驰道是多功能的，中央部分（3丈宽）才是速度较快的皇帝专用道，别的车和人只能走一边，与现代全封闭高速公路分快、慢车道，如出一辙。

除了驰道，秦时还有直道、轨路等。轨路是什么路？是当时的“高铁”。当然轨道非铁轨，是用硬木做的，下垫枕木，除了工程材料不同外，与现代铁路基本没有什么区别。马车行驶在上面，速度超快。秦代有“高铁”，这一惊人结论

是结合现代考古发现推测出来的，该遗址位于今河南南阳境内，轨路的存在让《史记》中所谓“车同轨”有了新的解释。

古代春运“大巴”——畜力车

陆路交通在古代春运中占有主导地位，随着后期造船技术的日益成熟，水上交通便成了江南和沿海地区旅客出行的主要方式，这一方式直到近几十年，才退出春运客流市场。

影响春运效率的，除了路况以外，还有运输工具。中国不只是最早修筑高速公路和使用轨道交通的国家，还发明了各种运输工具。国外学者认为，车为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5世纪时首创，其实中国人也不晚，使用也很早，史料记载在4000多年前的黄帝时代就有车了。

在古代，驱动车动力主要是人力和畜力。中国最早的人力车是犂，犂是轿子的前身，之后又有痴车、独轮车、鸡公车、黄包车、三轮车。黄包车和三轮车出现较晚，黄包车是19世纪末由日本传入中国的，因此北京人称之为“东洋车”。

长途运输，特别是物流主要靠畜力车，它是中国古代的大巴。有马车、驴车、骡车、牛车等，其中马车是古代春运最主要的工具，和现代长途大巴一样重要，至今在北方个别地方的路上仍能看到马车。

古代春运的主体也是普通人，一般能坐个轎车回家就很显摆了。大多数人只能靠两条腿或牲畜代步，实现“回家过年”的心愿。因为不是一天能到家的，古代路边的小饭店、家庭旅馆、官办驿站也多，食宿方便。

唐代运输有全国统一价

现代春运期间动用一切运力以保证节日运输，古代也是。中国过去有官办、商办、民营三类交通体系，但不论是哪一种都是要收费的。逢到节日时，客运和物流费用会比平时贵一些，但相对来说比较稳定。如在唐代，商业运输便有一个全国统一价，并设有最高和最低限价，连里程速度都有详细的规定。

以唐开元年间为例，当时的九品官，一月工资为3817文，日收入约127文。以“二人顶一驮”来说，抬着50千克的東西走50千米，每人可得50文，以每天走25千米来说，日收入25文，这在当时可买2斗米（约12.5千克），所以当时的运费并不高。如果走水路，更便宜，“坐船回家”是古人春运时的首选。

最后值得一提的是，现代春运期间会有人做慈善，免费送民工回家过年，在古代也会有善人这样做，送上盘缠，让穷人过年时能与家人团聚。（《百科知识》）